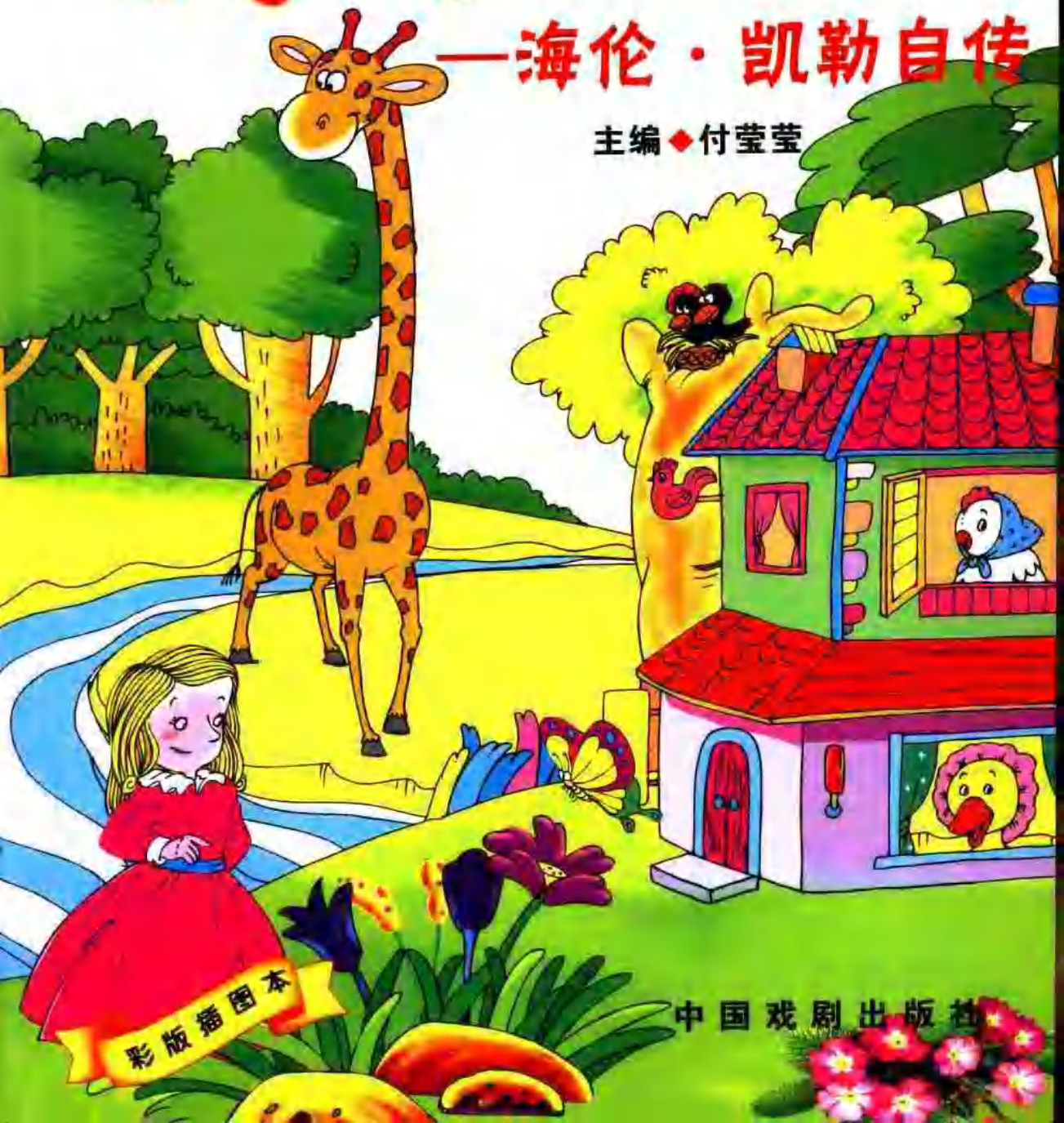




# 我的生活

—海伦·凯勒自传

主编◆付莹莹



彩版插图本

中国戏剧出版社

汤姆·索亚历险记  
小王子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木偶奇遇记  
水孩子  
爱的教育  
小夏蒂  
绿野仙踪  
★ 我的生活

——高尔基·自传

唐诗三百首  
成语故事  
安徒生童话  
格林童话  
一千零一夜  
伊索寓言  
影响孩子一生的童话  
365夜童话  
童话男孩  
童话女孩

彩版插图本



责任编辑：吴淑玲  
封面设计：丁新红  
绘画制作：墨人图文部

ISBN 7-104-01814-X



9 787104 018148 >

ISBN 7-104-01814-X/I · 731

全套：400元 本册定价：19.80元



# 我的生活

Wo De Sheng Huo

原著 [美]海伦·凯勒

改编 吴晓静



中国戏剧出版社



经典畅销系列丛书

我的生活

[美] 海伦·凯勒 著

吴晓静 改编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印刷

500千字 787×960毫米 1/16 180印张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

ISBN 7-104-01814-X/I·731

(全套20册) 定价: 400.00元





写自传回忆从出生到现在的生命历程，总令我感到惶恐不安。因为有一道帷幕笼罩住了我的童年，要把它掀开，总让我感到疑虑重重。

写自传本身是件难事，更何况童年已经远逝，至于哪些是事实，哪些只是我的幻觉想像，我自己也分不清楚了。不过，在我残存的记忆中，有些发生过的事情，仍会不时地在我脑海中闪现，即使只是零星的片断，也对我的人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为避免冗长乏味，我只把最有兴趣和最有价值的一些情节，作一些陈述。

——海伦·凯勒





# 目 录

童年印象	1
遭遇不幸	5
希望	10
重要的日子	13
亲近大自然	17
了解“爱”的含义	20
喜悦和惊奇	23
圣诞节	25
波士顿之行	27
海滨假日	30
山间秋季	32
学会说话	35
《霜王》事件	38
参观世界博览会	44
学习拉丁文	47





# 目录



莱特·赫马森聋人学校	49	永不服输	93
剑桥女子中学	51	演讲	98
冲破逆境	54	怀念贝尔博士	101
入学	57	反战运动	106
思想的乌托邦	61	拍摄电影	112
享受生活	67	杂耍剧院的生涯	116
我的朋友们	73	慈母去世	119
大学生活	77	意外的喜悦	123
连杉家园	82	走出黑暗与寂静	127
马克·吐温	87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136





## 童年印象

现在,我忐忑不安地开始写我生命的故事。动笔之前,我一直在踌躇,我有点害怕面对那被金色薄雾掩盖着的童年时代。当我试着把早年的记忆加以划分时,我发现在过去的岁月里,一切事实和种种想像都如同梦幻。当然,在我的记忆中,还留有童年的生活轨迹。为了避免冗长乏味,我将我一生中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

我于1880年6月27日,诞生在阿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叫多斯康比亚的小镇。

我的祖先源于卡斯伯·凯勒,居于瑞士,并在马里兰州定居。在我的祖先中,有一位曾当过苏黎世的聋哑教师,而且写了一本关于聋哑教育的书——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个奇妙的巧合。当然,在国王的祖先中,也曾会有做过奴隶的人,从这一点上看,我有一位从事聋哑教育工作的祖先也就不怪了。

我的祖父在阿拉巴马州买了一块土地,便在那里定居下来。他每年都要骑马从多斯康比亚镇到费城去一次,购买农场的日用品。我的姑母藏有很多他在途中写给家人的信,这些信件将他的旅程描述得生动而有趣。

我的祖母恺勒是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莫尔的副官的女儿。

我的父亲阿瑟·恺勒在南北战争时曾当过南军的上尉,母亲恺蒂·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太太,比父亲年轻了很多。

在我没有失去视觉和听觉以前,我住在一栋有一大间房子和一小间佣人卧室的房子里。按南方人的风俗,我们在家园旁也盖了一间小屋子,备临时急用。内战结束后,父亲和母亲住在这里。整个房子被葡萄藤、玫瑰和忍冬花遮蔽着。从花园望去,它像是一个亭子。黄玫瑰和牛尾花茂盛得连小走廊都给遮蔽起来。这是蜂鸟和蜜蜂最喜欢光顾的地方。

凯勒家园是我们的住处,我们把它叫做“绿色家园”,因为它同那小玫瑰





## 经典畅销系列丛书

园只不过几步路程，而且房子和周围的树木、篱笆均被美丽的英国长青藤遮住了。家中的旧式花园曾是我童年时的乐园。

我的老师莎丽文小姐来之前，我习惯了独自沿着那个正四方形的黄杨木树篱慢慢地走到院子里，在嗅觉的引导下，我可以找到刚开的紫罗兰和百合花。当心情不好时，我也会来到这里，将涨红的脸孔藏在树叶和草丛里，使烦躁的心情逐渐冷却下来。

我喜欢把自己迷失在百花园里，愉快地漫游，当碰到美丽的葡萄园棚时，我能凭着它的叶子和花就把它认出来，并知道它就是花园那一端掩盖着那座荒废的小屋的葡萄棚。这里还长着蔓延的铁线莲，低垂的茉莉花和罕见的蝴蝶百合花。





我生命的开始是简单而普通的,跟其他人一样。我是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我的降临也曾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为了给我取名字,他们讨论过无数遍。给第一个小生命起名绝不能随随便便,这是家中每个人都强调的一点。父亲建议用米德尔·坎培尔,那是最受他尊敬的一个祖先的名字,母亲则希望我用外祖母的名字——海伦·艾弗勒。可是父亲抱我去教堂的途中,因为过度兴奋,竟把名字忘掉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拒绝过用这个名字!当牧师问到婴儿的名字时,他只得决定用外祖母的名字,可是他把外祖母的名字记成了海伦·亚当斯。

家里人对我说,我不服输的个性在襁褓中时就表现出来了。6个月大时,我就能发出“好”的声音了。有一天,我竟清楚地说出“茶,茶,茶,茶”。在我患病后,也没有忘记在最早的几个月中学到的“水”字,我经常练习这个字的发音,直到说话能力完全丧失后,我仍然设法念这个字。到我学会拼出这个字时,才停止发出“wah—wah”的声音。

家人告诉我,我刚满周岁时学会走路了。母亲把我从浴缸中抱起来,放在她的膝上,这时,呈现在光滑的地板上的树影吸引了我,我从母亲膝上溜下来,蹒跚着去踩那飞舞的影子,后跌倒在地,哭了起来。现在回想起那一切,仍很温馨。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充满了知更鸟的悦耳歌声、花园锦簇果实累累的夏天过去了,金黄色的秋天也过去了。然而,在第二年2月,可怕的事情降临了,病魔使我合上了眼睛,闭塞了耳朵,我像一个新生婴儿般懵然无知。医生说这是严重的胃、脑出血,认为我无法挽救了。但在一个清晨,我的热度突然减退了,就像它来时一样。那个早晨,全家人都欣喜若狂,但他们,甚至连医生都没想到,自此以后,我不能听到任何声音了,也不能再看到任何东西了。

我现在仍能依稀地记起那场病,特别是母亲抚慰我时的温柔,使我勇敢地痛苦中走了出来。

有时我会因极端的痛楚而从半睡半醒中惊醒,把干枯炽热的眼睛转向墙壁,远离我曾十分喜爱的阳光。后来,视力日渐下降,对阳光的感觉也逐渐模糊了。我慢慢习惯了包围着我的寂静与黑暗,并努力使自己相信这跟以前



## 经典畅销系列丛书

没有什么不同。在我生命最初的 19 个月里,我看见过辽阔的田野、明朗的天空及绿树和鲜花,这是后来的黑暗所不能抹杀掉的。这些点点滴滴都刻在我的心灵上,历久弥新。







## 遭遇不幸

我现已想不起病后第一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我只记得那时我常坐在母亲膝上,在她忙家务时,我就倚在她的身旁。我用双手触摸每样东西,感触每一个动作,因此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不久,我就感到需要同别人交谈了,于是我开始打手势:摇头表示“不”,点头表示“是”;拉表示“来”,推表示“去”。在我需要面包时,就做出切面包和涂奶油的动作。如我要母亲为晚餐做点冰淇淋,我便打手势表示冷冻机或做出颤抖的样子。此外,母亲也尽力做出各种动作,让我明白她的意思。当她想要我替她拿些东西时,我总能明白她的意图,于是,我跑上楼呀到她指定的地方,找到她需要的东西。在我漫漫长夜里,能有光明与美好同时存在,这都要归功于母亲的慈爱和智慧。

我逐渐明白了很多的事情。5岁时,我学会了把洗衣店拿回来的干净衣服叠好放在一起,并能从中找出我自己的衣服。我能从母亲和姑母的衣着上晓得她们要外出了。有时我会要求她们带我去,每当有聚会时,她们会带我参加。在客人离开时,我会向他们挥手,我想那时我也许还不明白这个手势的意思吧。

一次,几位先生来拜访我的母亲,我听到前门的关门声音,显然他们已经来了。于是,我趁别人没注意,快速地跑到楼上,穿上一件见客衣服。我站在镜前,学着母亲的样子,把油涂在头发上,并把粉厚厚地敷在脸上。接着,我把面纱夹在头发上,遮住了我的脸部,我又在腰上绑了一个腰垫,拖在后面。等打扮完了,我才下楼去帮忙招呼客人。

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察自己与众不同的。但那是在老师到来之前。我曾注意到母亲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用口交谈。有时候,我用手触摸他们的嘴唇,可我无法了解他们在谈什么。于是,我抖动着嘴唇激动地打手势,可



一无所获。这样有时我会无缘无故地生气，愤怒得乱踢乱叫，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我常为一些小事而无理取闹，虽然我心里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但一有事情发生，我又会控制不了自己。就像我踢护士艾拉，每次都会使她受伤。发过脾气之后，便有一种类似忏悔的感觉，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不能痛改前非！只记得只要遇到不称心的事我又乱踢乱打起来。

在那些日子，我的忠实伙伴只有两个，一个是厨师的小女儿玛莎·华盛顿，另一个是一只名叫“贝利”的老猎狗。玛莎·华盛顿懂得我的手势，每次吩咐她做的事情，她都能做得干净利落。如果不按我的要求去做，就会被我拳打脚踢。那时，我身体结实，活泼好动，做事不顾后果，总是喜欢我行我素。

我们在厨房里一起度过了不少时光：揉面团，帮忙做冰淇淋，磨咖啡，或者去喂那些挤在厨房右阶前的母鸡和火鸡。它们都乖乖地从我手上吸食谷米，并让我摸它们。可是有一天，一只火鸡从我手上抢去一个番茄，然后跑





开。也许这位火鸡先生的启发,我把厨师刚刚加上糖霜的生日蛋糕拿到柴堆里吃了个精光。结果吃坏了肚子,呕吐不止,不知道那位火鸡先生是否得到同样的惩罚?

珍珠鸡喜欢在隐蔽处筑巢,我最喜欢做的事是在长草堆中寻找珍珠鸡蛋了。当我想去时,我用手作圈放在地上比画成一个圈状,表示草堆里有圆形的东西,玛莎便能领会我的意思。如果运气好,我们就会找到珍珠鸡的巢,如果找到了蛋,我要亲自把蛋带回家,并用手势告诉玛莎,要是她拿着蛋,可能会摔一跤,把蛋打破。

谷仓、马槽及早晚挤牛奶的牛棚,也都给了我和玛莎无穷的乐趣。

另外,筹备过圣诞节也是令我高兴的事。我虽然看不到那绚丽的一切,但我喜欢屋子里的芳香气息,当然,更令我高兴的是那些为我和玛莎保持安静而给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磨香料,检查葡萄干,舔舔那些搅拌过食物的调羹我也模仿别人挂起我的长袜,但忘记了当时我特别感兴趣的那种仪式,也记不起有没有在天亮以前就爬起来找我的礼物。

玛莎·华盛顿和我都喜欢搞恶作剧。7月的一个下午,有两个小孩子坐在走廊的石阶上。一个像黑檀一样黑,用鞋带扎起绒毛般的一束束的头发,就像很多螺丝锥长在头上一样。另外一个皮肤白皙,一头金黄色的卷发。一个是6岁,另一个稍大两岁。比较小的小孩是瞎子,那就是我,另外一个就是玛莎·华盛顿。那时我们正忙着剪纸娃娃。但是不久我们就厌倦了,于是我们把鞋带剪碎,把附近的忍冬花叶子通通剪下,接着我的注意力转向了玛莎头上的螺丝锥。开始她坚决反对,不肯让我剪,但最后还是屈服了。不过在我剪完她的头发后,她也抓起剪刀,剪我的头发,如果不是我的母亲及时赶到,她可能也会把我的头发剪得精光。

我的另一个伙伴名叫贝利,是一条懒惰的老狗。它宁愿在火炉旁睡觉也不愿同我玩,我尽力去教它手语,可它既迟钝又不留心,有时在开始时它会兴奋得有点颤抖,但不久又麻木迟钝了。那时候,我不明白贝利为什么会这样子,但它没有照我的意思去做,这使我很恼火。因此,每次的课程都是以我的拳打脚踢来收场。

以后,我还是经常搞恶作剧。我发现了钥匙的用途后,一天早上,我把母





## 经典畅销系列丛书

亲锁在贮藏室里,害得她在里面待了3个钟头,因为当时佣人都在房屋的另一独立部分,没人听到她的叫喊声。她不停地敲门,而我却坐在门外的石阶上,开心地大笑。我这次最顽皮的恶作剧,使父母认为我必须及早接受教育。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来了后,我也抓住一次机会把她反锁在房内。当时我拿着一些母亲要我交给莎莉文小姐的东西。当我把它交给莎莉文小姐后,马上走出房间并把门锁上,然后把钥匙藏在客厅的衣橱下。无论怎样,我就是不肯交出钥匙,父亲只好拿一把梯子从窗口把莎莉文小姐带出来。当时我高兴极了。

我还能回忆起很多早年的往事。

在我5岁的时候,我们从那间长满葡萄藤的小屋,搬到一间较大的新房子中。我们的家庭成员有父母亲 and 两个异母哥哥,后来,又有了一个小妹妹,叫米珠丽。

我能回忆父亲最早而清晰的一幕,是经过一大堆报纸走到他身旁时,发现他正拿着一张报纸,把脸都遮住了。我不理解他在干什么。便模仿他的动作,甚至戴起他的眼镜,以为这样会帮助我解开这个哑谜,但终无所知。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些是报纸,而其中有份是我爸爸主编的。

父亲性格温和,仁慈而宽厚,对家庭很专一。他是一个很好的猎人,他爱他的狗和枪仅次于爱他的家庭。他好客,几乎有点过分,回家时很少不带客人回来。他最得意的要算是那个大花园了,人们都说他在那儿栽的西瓜和草莓是最好的。他总是带给我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上等的草莓。我记得他带我到那个大花园,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从一个葡萄藤架走到另一个葡萄藤架。他让我用手去轻轻抚摸树木、花朵、藤蔓感受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父亲是有名的讲故事高手。我学会语言后,他经常笨拙地在我手心上写出他最得意的趣事。当我能很好地把它们复述出来时,他高兴得难以形容。

1896年,正当我在北部享受怡人的夏天时,传来了父亲逝世的噩耗。这是我生平第一件悲痛的事情。

下面,说到我母亲,她和我太亲近了,也太爱我了,应该怎样来描述她呢?

妹妹出生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把她视作入侵者,我已不再是母亲惟一的





宝贝。我以前常常坐在母亲膝上，现在由她取而代之了，在我看来，她已夺走了母亲对我的全部的爱。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不仅分割母爱，而且使母亲受到了很大的委屈。

那时候，我有一个叫南茜的洋娃娃，在我发脾气时，它是我惟一的发泄对象——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因此，它不久便破旧不堪了。我还有几个会说、会哭，又会眨眼睛的洋娃娃，但没有一个能像可怜的“南茜”那样得到我的欢心。我有一个摇篮，我常花个把钟头去摇她。但有一回，我却发现小妹妹安静地睡在我的摇篮里。她与我还谈不上什么手足情深，这种举动使我大为愤怒，我冲到摇篮边，用力把它推翻，假如不是母亲及时接住她，恐怕她已经跌死了。

这时的我又聋又哑，正处在两重孤寂中，对语言和行动中所流露出的感情及友伴间所产生的温柔友爱，几乎一无所知。在我懂事时，米珠丽也已经能与我互相沟通了，因此无论有什么感情变化，我们都能友好地相处。尽管她不懂我的手语而我又听不到她的声音。





## 希 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渴望与人交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几种单调的手势已经不能够完全表达我的思想感情。当别人不了解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时我甚至会大发脾气。那种感觉就好像有许多魔爪在残忍撕扯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但却无能为力。我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吼叫,直至精疲力竭。

当出现这种情形时,如果母亲恰恰在身边,我就会一头扑到她怀里,哭得伤心欲绝。日子一天天滑过,表达思想的愿望与日俱增,以至于我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父母为此忧心如焚,但却手足无措。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小镇根本没有聋哑学校。当时,大家都怀疑,像这样的人是否还能受教育?后来母亲在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时看到了一线希望。书中描写了一个又聋又哑的少女——罗拉,经由一位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聋哑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去世多年时,她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偶尔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已治好了好几个盲人。这一消息又燃起了父母的希望,于是决定立即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对于那次愉快的旅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在开往巴尔的摩的火车上,我结交了很多朋友。有位阿姨送给我一堆贝壳,父亲帮我把这些贝壳一颗一颗地串起来,它们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

姑妈还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可是这个临时拼凑的小生命却没有眼睛、耳朵、嘴巴和鼻子,也无法形容出那张脸是什么样子。娃娃没有眼睛,这对我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可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却没有办法为布娃娃

